

宗璞
米家山水



中国短经典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米家山水

宗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米家山水/宗璞著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3. 10

(中国短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321-5053-3

I. ①米… II. ①宗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17098 号

总策划:黄育海 陈征

统筹:阎纯德 郑理

特约策划:杨柳 杜晗

责任编辑:丁元昌

装帧设计:丁威静

米家山水

宗璞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5 字数 126,500

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053-3/I·3976 定价: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39-2925636



中国短经典

目录

琥珀手串.....	1
惚恍小说.....	11
她是谁.....	14
彼岸三则.....	17
甲鱼的正剧.....	23
长相思.....	25
勿念我.....	33
朱颜长好.....	101
蜗居.....	111
泥沼中的头颅.....	123
鲁鲁.....	147
米家山水.....	157
红豆.....	163

琥珀手串

祝小凤当护工已经六七年了，照顾的大多是老太太。照顾一段时间便送她们离开，有的从前门出，有的从后门出，家属们便有的欢喜，有的悲伤，祝小凤也看惯了。他们付给报酬时，有的慷慨，有的吝啬。最初她很在乎，常要争执几句，后来有了些积蓄，大方起来，多几个，少几个，不以为意。护士们说她是个明白人。她做事细心，又手脚麻利，是上等的护工。

这一次，祝小凤照顾的这位老太太，姓林，病似乎并不很重，不需要很多服侍，对祝小凤倒很关心，叫她小祝，常把人家送的东西分给她。来看林老太的人很多。不久小祝知道，其实老太太只有一个女儿，在一家大公司做事，是个金领，人称林总，母女相依为命。女儿差不多天天派人送东西来，送各种花、各种吃食。有一天送来两双棉鞋，

一双黑的上面有红花，一双紫红的上面有黑花。祝小凤不知道这鞋在医院里有什么用处，却很感动，说：“奶奶福气真好。”林老太微笑着叹气，摇了摇头。

林老太这种表情，很平淡，又很深沉。祝小凤总觉得她和别人有些不同，不大像个老人，倒有几分淘气，会有些不一般的主意。其实人在病床上，那已经是大打折扣了。有人送来一只玩具青蛙，会从房间这一头跳到那一头，每次落地都发出清脆的响声，林老太看得很开心。祝小凤觉得，老了老了的，还喜欢玩具，这又是一种福分。

祝小凤说老太太有福气，心里最羡慕的是那女儿，年纪和小祝差不多。她除了派司机、秘书和手下人给母亲送东西，自己也常来，但是从不和林老太讨论病情和治疗方案，也许在医生办公室谈过了。所以小祝只知林老太心脏不好，始终不知得的是什么病。她也不需要研究，病人得什么病，跟祝小凤关系并不大，她只需要做好照看病人的工作。她更关心的是林总的衣着，那是千变万化的。有时毛衣上开几个洞，像是怕风钻不进去；有时靴子上挂两个球，走起来滴里搭拉乱甩。跟着她的人（那是少不了的）对老太太说：“林总在各种场合出现，报道中总少不了介绍她的服装。”老太太又是叹口气，摇摇头。

这一天，林总捧着一束花来了，花很鲜艳，说是刚从云南运来的。她穿了一件黑毛衣，完整的，没有窟窿，下

面是红皮裙。胸前一件蜜色挂坠，非常光润，手上戴了同样颜色的手串，随意套在毛衣袖子外面，发着一圈幽幽的光。小凤只觉得好看，不知道是什么材料。林老太看着女儿说：“今天穿得还算正规，黄和黑这两种颜色相配，很典雅。”女儿便把手串褪下来，放在母亲手里，让她摸一摸，说：“这叫蜜蜡，琥珀中的上品，做工也好。”林老太随手摸了摸，仍给女儿戴上，说：“戴首饰越简单越好。好在你倒不喜欢这些东西。”

林总说了几句话，大都是怎么忙怎么忙，随即一阵风似的走了。祝小凤照顾林老太吃晚饭，餐桌上有鱼，那是营养师提醒病人食用的。小凤仔细挑去鱼刺，问了一句：“琥珀很贵吗？”老太说：“要看质地……”说着便呛咳起来。祝小凤忙倒水捶背，不敢再多话。

过了几天，祝小凤的丈夫来看她。他在家守着穷山沟，全靠妻子挣钱送儿子上了高中。每到冬天，如果小凤不回家，他总是进城来看望，给她带点家乡的土产吃食，这回是几包酸枣干和苕麻籽，小镇上加工制作的，前几年还没有这种技术。因为要给儿子买一件棉外衣，他们去了一处以批发价格零售的市场。外面北风呼啸，紧压着屋顶和墙壁，冷风直透进来。两人在市场里转了几圈，买好了东西，随意走着，忽然看到一个小摊，卖那种五颜六色、七零八碎的小玩意儿。祝小凤站住了，她的目光落在了一件饰物上，那俨然是

一件琥珀手串。她拿起手串，摸了又摸，看了又看，看不出和林总的有什么不一样，几次放下，又拿起来。“想买吗？”丈夫问。“谁花这闲钱！”小凤说，手里仍拿着那手串。丈夫很解人意，和摊主讨价还价，花了五块钱，把手串买下了。小凤明知这钱是自己挣的，心里还是漾过一阵暖意。她收好手串，和丈夫随意走进一家小面馆，要了两碗面，一边吃，一边说着闲话。她说：“隔壁病房的病人要出院了，要去海南疗养。听说那边也要护工。”丈夫说：“那么远，别想了。”

祝小凤一路摸着那手串，觉得很满足。回到医院，小凤把家乡的酸枣干和苕麻籽送给林老太分享。老太特别戴上假牙品尝，说：“原来苕麻籽也可以吃，而且这样香脆。”小凤又指着手腕上的手串，请林老太猜值多少钱。老太说：“做得真像。十块？二十块？”小凤道：“您出这个价，我卖给您。”两人都笑了。

晚饭后，护工们在一起，自然而然就议论小凤新戴的手串。一个说，一看就是假的，玻璃珠子罢了。另一个说，别看是假的，做得真像呢。又一个说，管他真的假的，好看就行。

晚上，林总来了，祝小凤又把自己的手串请她过目。恰好这天林总又戴了她的琥珀手串，套在一件烟色薄绒衣外面。林老太忽然说：“小凤这么喜欢这样的手串，你们两个换着戴几天。”女儿笑着说：“妈妈总有些新奇的主意。”便把手串褪下来，小凤不敢接，林总说：“换着戴吧，怕什

么，只要妈妈高兴。”说着，把手串放在桌上。小凤便也把自己那串放在桌上，说：“听老太太的。”取了林总那串，戴上，退出去了，好让母女说话。

林老太拿起祝小凤的手串，端详着说：“真像，只是光泽不一样，在行的人还是一眼就会看出来的。”递给女儿说：“收好了，别弄丢了，要还给人家的。”她见女儿戴上了手串，心中宽慰，暗想，女儿一点儿不矫情，也随和，不会说自己戴过的东西，不准别人戴。林总拿着一个手机，说着话，皮包里另一个手机在响。她看看来电号码，简捷明快地吩咐几句，结束了这个通话，拿起响着的手机，便完全是另一种口气，很委婉地安排了什么事情。林老太看着女儿，不由得叹道：“东西戴在你手上，假的也是真的。”说着又摇了摇头。

林总出了医院，回到公司。加夜班在她常事。她站在自己公司的电梯前，伸手去按电钮，从薄呢披肩下露出那手串。另一部电梯门口，两个衣着入时的女士低声议论，一个说：“瞧人家林总戴的手串，大概是琥珀吧。”另一个很在行的样子，说：“她戴的不是波罗的海的，也是印度的。”其实这一位连手串也没看见，那一位也只有模糊的感觉。林总心里暗笑，回到办公室，随手把手串扔在桌旁几上。次日，一个半熟不熟求林总办事的人来，见了说：“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就丢在这里。”回去物色了一个精致的盒子送过来，说：好东西要有好穿戴，原来一定有的，添一个是我尽心。秘书收了

盒子，林总瞥了一眼，心想，可以给妈妈看，证明她的话。

祝小凤戴上真的琥珀手串，有些飘飘然，很想让伙伴们知道，这一回戴的不是假东西。大家在配膳室，端着饭盒吃饭。她把手腕举到这个面前，那个面前，等待赞美。大家又发议论，这回意见很一致，总结出来是：戴在你身上，真的也是假的，没人相信它是真的。祝小凤有些沮丧。正好护士长来了，看着祝小凤戴的手串说：“呀，这么好看的东西！”祝小凤觉得遇到了知音，抬起手让护士长看。不料她说：“做得真像，多贵重似的。这种有机玻璃最唬人了，你倒是好眼光，会挑。”祝小凤说：“你仔细看看，这是真的呀！”护士长笑着说：“戴在你身上，真的也是假的。”

林总去美国出差，几天没有来医院，病房里很平静。祝小凤把众人对手串的反应说给林老太。老太神情漠然，似乎不大记得这事了。这天中午，林总打电话说，正在去机场的路上，深夜才到，明天再去医院。老太含混地答应着。那边说听不清楚，老太便用力说：“好。”声音很大，把小凤吓了一跳。电话断了，不久又来了，还是林总问妈妈好。老太说：“你放心。”又说了一句，似乎是不放心。那边嘱咐了几句，挂了电话。以后老太一直有些呆呆的。傍晚时分，忽然问祝小凤会唱什么歌。小凤说：“原来在家里也喜欢唱的，现在都忘了。”其实，林老太最想听的是一首英文歌，这里的人是帮不上忙的。她也不再问，一直到入睡，没有说话。

凌晨时分，祝小凤听到林老太哼了几声，没有在意。等她起来梳洗后，见老太太没有动静，过去看时，见她双目微阖，神态安详，叫了几声都不应，似乎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
祝小凤惊得魂飞魄散，她急忙打铃，又跑出病房去叫人。医生和护士都来了，医生做了检查，在床前站了片刻，轻轻拉上了白被单。很快，林总来了。她俯身抱住母亲良久，跟来的人将她扶起，只见被单湿了一大片。祝小凤觉得林总很委屈，为什么不大声哭出来？也许，她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大声哭的。接着又来了许多人。没有人责备祝小凤，生死大限谁也拗不过的。

祝小凤很难过。她做护工这些年，照顾过许多病人，还没有见过这样的，这样安静，这样省事，没有上呼吸机，没有切开气管，没有在身上插满管子，没人打扰，干净利落，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其实这也是一种福分，她想着，叹了一口气。

过了几天，祝小凤想起她拿着林总的真琥珀手串，应该去把自己的那个换回来。她不愿意用自己不值钱的东西去换别人值钱的东西，而且她的手串是丈夫给她买的。

她向护士台打听了林总的公司，请了假。找一张干净纸，包了那手串，出了医院，上车下车，到了林总的公司。等着见林总的人在她的办公室外排成队，和医院候诊室差不多。秘书通报后，祝小凤很快进去了。听她说明了来意，林

总从一个抽屉里拿出那精致的盒子，打开，递给她。祝小凤将纸包递过去，一面去取盒子里的手串。林总按住盒子，向前推了推，示意祝小凤连盒子收下。她戴上自己的真琥珀手串，喃喃道：“妈妈说这样很好看。”林总明亮的眼睛里装满了泪，一大滴落在衣服上。那天她穿了一身黑衣服。

祝小凤装好盒子，要走。林总说等一等，从身边的黑皮包里拿出一沓钱，递过去，轻声说：“最后是你陪在妈妈身边，谢谢你，打车回去吧。”祝小凤踌躇了一下，接过钱，心想，这足够到海南几个来回了。

祝小凤走在街上，抬头想寻找属于林总的那一扇窗，但窗户都一样的漂亮，一样的气派，她分不清楚，她甚至不记得刚才上的是第几层楼。风很大很冷，树枝都弯着，显得很瑟缩。一辆出租车驶过，她摸了摸背包，还是没有打车的决心，顶着风一直走到地铁站口。

时间流逝，医院一切如常。许多人来住过，有人从前门出，有人从后门出。祝小凤的生活也如常，送走旧病人，迎接新病人。她把手串连同盒子放在箱子里，再想到它取出来戴时，已是次年春暮了。这时，她的病人仍是一位女老人，见了说好看。祝小凤故意说：“这是琥珀手串。”女老人疑惑地打量着她，慢慢地说：“假的吧？”

原载《上海文学》2011年第4期

惚恍小说

